

# 纳兰容若

词传

## 情到深处 人孤独

慕容素衣 [著]



慧极必伤，一言道不尽纳兰心思，  
情深不寿，一生品不完容若才情。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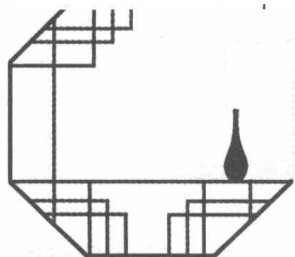
情到深处  
人孤独

纳兰容若

词传

慕容素衣

【著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情到深处人孤独: 纳兰容若词传 / 慕容素衣著. —  
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9.5

ISBN 978-7-5057-4711-1

I . ①情… II . ①慕… III . ①纳兰性德 ( 1654-  
1685 ) —传记②纳兰性德 ( 1654-1685 ) —词 ( 文学 ) —诗歌  
欣赏 IV . ① K825.6 ② 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9 ) 第 069726 号

书名 情到深处人孤独: 纳兰容若词传

作者 慕容素衣
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规格 787×1092 毫米 32 开

9 印张 200 千字

版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057-4711-1

定价 45.00 元
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
邮编 100028

电话 (010) 64678009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

## 目 录

### 第一卷 身世：我是人间惆怅客 // 001

降生：不是人间富贵花 // 002

世上最美的名字 // 008

父与子：入世与出世 // 014

早慧：短衣射虎，倚马挥毫 // 020

李煜·晏几道·纳兰容若 // 027

### 第二卷 初恋：回廊一寸相思地 // 033

初见：蓦地一相逢，心事眼波难定 // 034

密会：梨花院落，回廊影里 // 041

入宫：自惜寻春来较晚 // 048

重逢：一次任性的冒险 // 056

良妃？惠妃？还是林妹妹的原型？ // 061

### 第三卷 科举：万春园里误春期 // 067

国子监的十七岁 // 068

吾幸得师也：勿欺 // 074

万春园里误春期 // 081

通志堂：才子的另一面 // 088

淶水亭的遐想 // 094

朱彝尊：滔滔天下，知己是谁 // 101

少年意气：横戈跃马今何时 // 108

### 第四卷 结缡：一生一代一双人 // 113

相见欢：相看好处却无言 // 114

蝶恋花：偏是玉人怜雪藕 // 120

鹊桥仙：金钗钿盒当时赠 // 128

嗒彼小星，寔命不犹 // 135

### 第五卷 知交：青眼高歌俱未老 // 139

顾贞观：知我者，梁汾耳 // 140

绝塞生还吴季子 // 150

公子和他的“十二金钗” // 159

### 第六卷 悼亡：当时只道是寻常 // 167

伤逝：一宵冷雨葬名花 // 168

守灵：有发未全僧 // 176

悼亡：不辞冰雪为卿热 // 185

**第七卷 仕宦：人生何事缁尘老 // 195**

侍卫生涯：惴惴有临履之忧 // 196

欢聚：人生别易会常难 // 203

续弦：一种蛾眉，下弦不似初弦好 // 213

归来：谁遣偏生明慧 // 218

胡梭龙：风一更，雪一更 // 225

**第八卷 沈宛：西风多少恨，吹不散眉弯 // 231**

江南好 // 232

天海风涛之人 // 241

向名花美酒拼沉醉 // 2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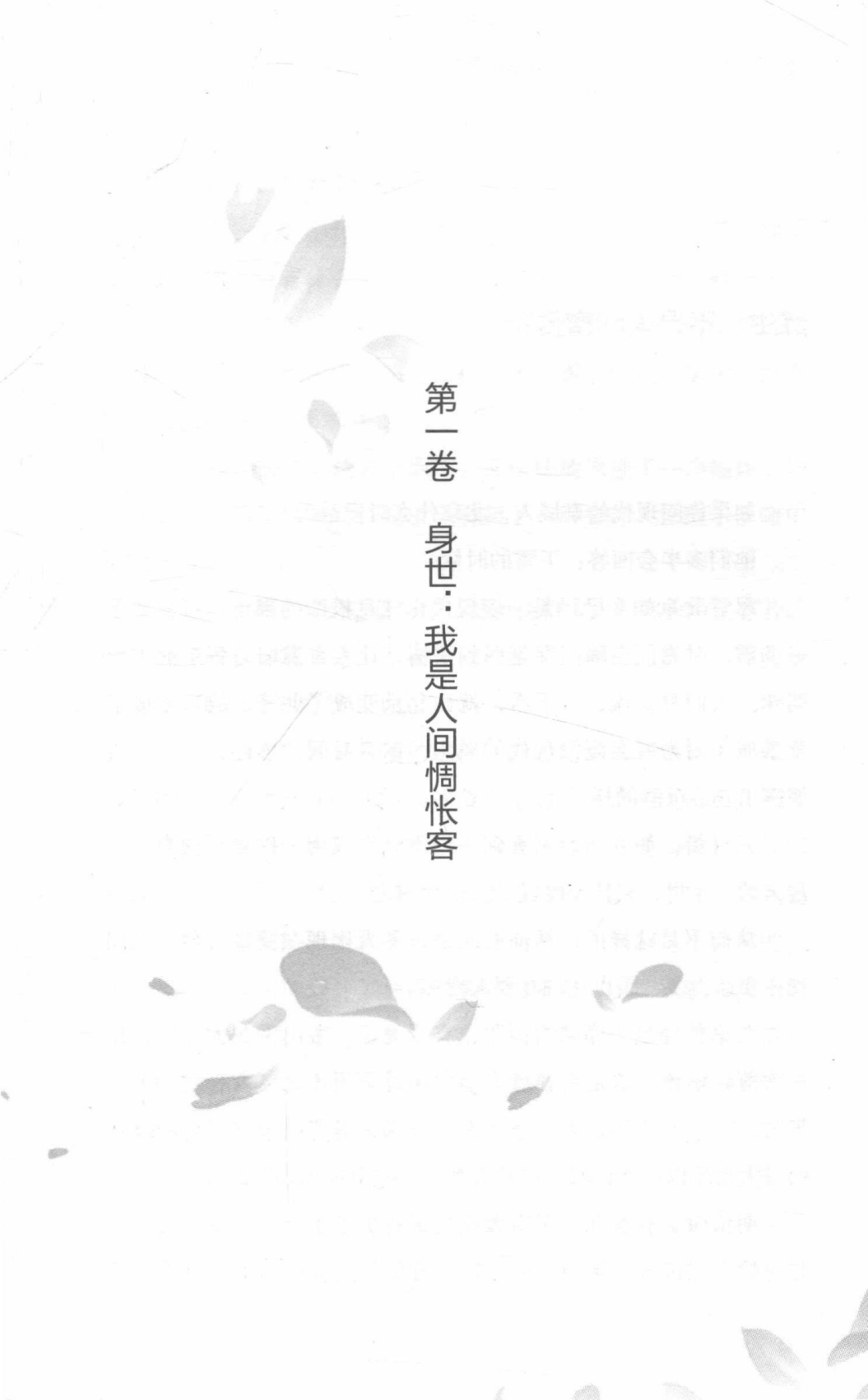
**第九卷 诀别：人生若只如初见 // 255**

泪雨零铃终不怨 // 256

质本洁来还洁去 // 263

**尾 声 纳兰身后事 // 271**

**附 录 纳兰容若简明年谱 // 275**



第一卷  
身世：我是人间惆怅客

## 降生：不是人间富贵花

如果你问现代的京城人，北京什么时候最美？

他们多半会回答：下雪的时候。

尽管北京如今已经是一座现代化气息极浓的都市，可只要下一场雪，时光便会瞬间穿越回到明清，让人重温旧时帝京的古典韵味。人们总是说，一下雪，就让北京变成了北平，故宫变成了紫禁城。因为雪会淹没现代的风尘，抹去时间的痕迹，让这座古城露出它最沉静的样子。

只可惜，如今在北京看到一场雪已经成为一件稀罕的事，在过去的一年里，它甚至度过了一个无雪之冬。

从前不是这样的，从前的北京，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，天比现在要蓝得多，雪也比现在要大得多。

北京曾经是一座“雪国”，有诗为证：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。这是唐朝诗人李白经过幽州（北京古名之一）一带时，写下的诗句。不要怪诗人太夸张，毕竟他来自蜀地，幽州的雪大得足以让他惊叹。雪花大如席，只可能出现在北方。

明清时，有关北京天降大雪的记载更多了。从气象学来说，此时的中国进入了第四个寒冷期，万历年间曾调动军队清除紫禁

城积雪；康熙、顺治年间也时不时发生连降数十天的大雪。

顺治十一年腊月十二日（1655年1月19日），那一天也照常下着雪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，那天的雪似乎下得格外缠绵。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，将天地装点成一个琉璃世界。整个北京城像是睡着了，人们冻得不愿意出门，连鸟雀也停止了喧闹，没有人愿意惊扰一座城市的梦。

一片雪花怯怯地从天空飘落，又怯怯地飘进了一户庭院。当雪花飘进院的那一瞬间，院子里响起了一声婴啼，惊醒了沉睡中的北京城。

明珠府的第一位公子诞生了，日后他将被人们称为纳兰容若。

可那时，他还只是一个被父母称为“冬郎”的孩子，因为他是在冬天最寒冷的时节出生的。

一个人的出生日期和他的性格、命运之间冥冥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有研究证明，不同季节出生的孩子，在他们长大成人后也呈现出不同的面目。春季出生的人体格往往更为强壮，他们就像春天的植物一样，尽情享受春雨的滋润。夏季出生的人更快乐，因为他们是沐浴着一年中最灿烂的阳光来到这个世界的。秋季出生的人成功避开了最冷和最热的季节，也能接触到较多的阳光，所以他们往往更长寿。而出生在冬季的人，则可能生活在冬日的阴霾之下，因为冬季出生的人接受日照少，生物钟变慢，人的健康和个性都大受影响。

当然，这只是一种粗略的统计，但至少从一同出生于顺治十一年（1654）的两个孩子的性格来看，这种说法并非完全没有依据。

就在容若诞生那一年的春天，一个名叫玄烨的孩子早他几个月来到了世间。很少有人注意到，如果按照农历年的算法，康熙和容若是同龄人，而且从血缘来看，他们是一对远房表兄弟。如果将这对表兄弟放在一起看，会形成有趣的对照：他们一个出生在春天，一个出生在冬天。一个积极入世，一个消极厌世。一个具有钢铁般粗硬的神经，一个则神经过于纤细。一个向外开拓了自己的大清帝国，擒鳌拜、平三藩、收台湾、征噶尔丹，终于成为名垂青史的千古一帝一个则向内建立了自己的诗词王国，在那个国度里，他就是自己的王者。

不必去评判哪种活法更好，每个人都只能走他自己的路。生于隆冬时节的容若，似乎从一出生，就染上了冬天的清冷，伴随着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不是阳光，而是大雪。这仿佛是一个预兆，预兆着他未来的生命将很难感受到阳光带来的温暖。

在冬天出生的容若，生来就是多愁多病之身。不知道是多病造成了他的多愁，还是多愁加重了他的多病，抑或是两者互相影响，总之，“愁”和“病”像是他与生俱来的影子，从他一出生就陪伴着他。

按照古老的占星学的说法，容若出生于公历1655年1月19日，恰好属于摩羯座。摩羯属于土象星座，幸运星是土星。同为摩羯座的苏珊·桑塔格写过一篇《在土星的标志下》，形容本雅明、卡夫卡之类的艺术家都具有土星气质。何谓“土星气质”？说到底就是关于“忧郁者”的另一种艺术性的说法。

在桑塔格的笔下，土星气质源自“根本上的孤独”，并且是“将世界拖进其旋涡中心的孤独”。土星气质是适合艺术家和殉难者

的气质，艺术家和殉难者追求“失败的纯洁和美丽”。具有土星气质的人往往是忧郁的艺术家，在忧郁的人眼里，世界会变成同一东西：避难所、诱惑、安慰。

“我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——土星运行最慢，是一颗充满迂回曲折、耽搁停留的行星……”本雅明的这段自我标签，一样可以贴在容若的身上。在中国的诗人里面，可以找到许多土星气质浓厚的人，如李商隐、李清照、孟郊、贾岛等，可和他们相比，容若是最忧郁的那一个。凡是见过他的人，都惊异于这位世家公子居然如此郁郁寡欢。

这只能解释为天性。天性忧郁的人，只要遇上一点点苦痛的火种，就足以将所有的快乐都烧成灰烬。

多数人的忧郁，都源自不快乐的童年。容若是个例外，他是在万千宠爱中长大的。作为明珠和觉罗氏的第一个孩子，他独享了父母二十年的关爱。

当容若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他和所有的孩子一样，对自己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问题特别好奇。他看古书时发现，那些天赋异禀的人出生时，都会有异象，有的是满室红光，有的是明月入怀，有的是夜吞北斗，有的是梦熊入室。

他忍不住去问母亲：“您生我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吉兆呀？”

觉罗氏有些摸不着头脑：“什么吉兆？”

容若试着启发母亲：“比如您怀我时，有梦见一口吞了天上的北斗七星吗？”

觉罗氏笑着摇头：“没有。傻孩子，星星怎么可以吃呢？”

容若继续启发母亲：“那您生我的时候，有没有看见满室

红光？”

觉罗氏还是摇头：“没有啊，当时连太阳都没出，哪来的红光。”

容若又问：“那有没有听见什么奇妙的音乐之类的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觉罗氏瞥见孩子眼里期待的神色，忙改口说，“也许有吧，可我当时太痛了，即便有，也没注意听。”

容若不甘心地问了最后一句：“您再仔细想想，生我的时候，就没有发生一点特别的事情吗？”

觉罗氏想了又想，还是没有想出任何特别的事来，只是她不忍心让孩子失望，只好哄他说：“我想起来了，生你的那天，雪下得特别大，听老一辈的人说，自我大清入关以来，很少能够在京城看到这么大的雪。生你的时候，一掀门帘，那雪就成片地飘了进来……”

母亲的回答让容若有些失望。天降大雪，也太平常了，这算吉兆吗？还是其中别有寓意？

怀着这样的疑问，他走到了院子里，天正下着雪，他忽地伸出手来，一片雪花落在他的手上，带着些微的凉意，他正想凝神细看时，它已经融化在他的掌心了。然后又一片落了下来，很快又融化了。

容若的心中忽然涌起了一种奇异的感觉：莫非我就是由这天上的雪花所化？他抬起头，望着天上飘落的雪花，头一次发现它们居然如此美丽，那么轻盈，那么洁白，比飞絮还要轻，比琼玉还要白。

做一片雪花也挺好的，至少不会被世上的尘土污染。有了这样的想法，容若终于一扫失望之情，瞬间变得开心起来了。

很多年以后，当他随康熙到塞外出巡，见到漫天飞舞的白雪时，儿时的那种感觉又一次涌上心头，他再一次感到：也许我就是由这雪花所化吧。

为此，他写下了一首咏雪花的词：

非关癖爱轻模样，冷处偏佳。别有根芽，不是人间富贵花。  
谢娘别后谁能惜，飘泊天涯。寒月悲笳，万里西风瀚海沙。

——《采桑子·塞上咏雪花》

这时的他，已经长大成人，不再是懵懂孩童了。很多事情都变了，他的心境当然也变了，唯有对雪的偏爱一如既往。

经历了那么多变迁的他，对天上的雪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。他喜欢雪，不在于它轻盈的形态，而在于它的清冷耐寒。世人都偏爱牡丹、芍药这样的人间富贵花，他偏偏要歌颂那别有根芽、来自天外的雪花。

咏的是雪花，说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呢？他就和这雪花一样，玲珑剔透，纤尘不染，对于这万丈红尘来说，只不过是个暂时停留的天外来客罢了。

他不是咏雪的第一个人，却是以雪花自比的第一个词人。有了这首《塞上咏雪花》之后，雪花就成了他的图腾，就像菊花是陶渊明的图腾，梅花是林逋的图腾一样。

只可惜，雪花虽美，在世上停留的时间却太短了，如同容若的一生。

## 世上最美的名字

不是人间富贵花，却生在人间富贵家。

容若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族，他是满洲正黄旗人，是血统纯正的贵族子弟。

从父系来看，其始祖来自蒙古，本姓土默特，名星忒达尔汉。明朝初年，这个来自草原的部落灭了呼伦河流域的女真族纳兰部落，占了纳兰部的领土，于是改姓纳兰。后来他们逐渐强大后，改迁至东北的叶赫河岸，号称“叶赫国”。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，纳兰其实就是那拉的另一种音译，容若的先祖，正是赫赫有名的叶赫那拉氏。在女真语里，那拉是“太阳”的意思，叶赫那拉，意即“叶赫河边的太阳”。

从母系来看，更加了不得。史书中记载，容若的母亲姓觉罗氏，也就是清朝最显贵的家族爱新觉罗氏，努尔哈赤的后代。爱新觉罗，在满语中就是像金子一样高贵的觉罗族。

爱新觉罗氏和叶赫那拉氏属于“相爱相杀”的两大家族，既是世仇，也是姻亲。明朝时满洲逐渐崛起，以三大部落势力最强，分别是海西女真、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。叶赫部正是海西女真的盟主，努尔哈赤则是建州女真最杰出的领袖。

任何部落的发展都是从分裂逐渐走向统一的，代价则是战争与征服。当努尔哈赤试图称雄时，一场面向叶赫部的杀戮在所难免。林海雪原间两个最强大的部落不得不挥戈相向，在公元1593年的正面对决中，努尔哈赤指挥自若，将以叶赫部为首的海西女真打得落花流水。叶赫国东西两城俱破，首领金台什在城破之前含恨自焚，这位失败而不屈的英雄，正是明珠的祖父、容若的曾祖。

据说，叶赫部的贝勒布扬古投降后被努尔哈赤处死，临死前愤愤不平地诅咒说：“我叶赫部的子孙就算只剩下一个女子，也一定要覆灭满洲。”三百多年后，叶赫那拉氏果然出了一个本领通天的女子，统治清朝长达数十年，也一手葬送了努尔哈赤打下的江山，她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慈禧太后，这是后话了。

当时，努尔哈赤为了更好地驾驭海西女真，并没有乘机将叶赫部一网打尽，反而迎娶了金台什的妹妹孟古格格。孟古后来生下了皇太极，正是他建立了大清国，史称清太宗。皇太极事母至孝，对母亲一系的族人也颇为优待。叶赫那拉一族的地位不断提升，到了顺治年间，已经位列满洲八大家族之一，其子女与皇室频频通婚，地位已尊崇无比。

容若的父亲明珠，是金台什儿子尼雅哈的次子，娶了阿济格的女儿觉罗氏为妻。阿济格，正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子，也是多尔袞的哥哥。如此算来，觉罗氏和顺治一样都是努尔哈赤的孙辈，他们生下的孩子——容若和康熙，从血缘上来看，是一对表兄弟。

可见到了容若出生时，祖辈的血海深仇早已深埋，可敏感如他，并没有遗忘那段血与火交织的残酷历史。他出巡关外时，曾特意赴祖先的经营地凭吊，在那里写下了一首感叹兴亡的《满庭芳》，

下阕是这样写的：

须知古今事，棋枰胜负，翻覆如斯。叹纷纷蛮触，回首成非。剩得几行青史，斜阳下，断碣残碑。年华共，混同江水，流去几时回。

词中提到的混同江也就是今天的松花江，叶赫部的人曾在这里繁衍生息，却在兼并的厮杀中险遭灭族。那滚滚流动的江水之中，曾混合了多少祖先流下的血泪。

纳兰，这个尊贵的姓氏，予以容若的，不仅是无上的荣光，还有不能触碰的隐恨。祖先的遭遇提醒着他，兴亡成败，无非是一翻一覆之间的事，他们这一族的命运，始终仰仗于更为强大的爱新觉罗氏。

爱新觉罗家族的确强大，这种强大不仅表现在武力上，更表现在智力上。古代的汉人一贯轻视少数民族，将他们视为未开化的“蛮族”，而汉人自身则以文化人自居。漫长的历史证明，每次只要“蛮族”一入侵，汉文化就会遭受一次惨无人道的蹂躏。

汉人们一定还记得，当金人的铁蹄踏进大宋都城汴京时，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美丽的城市顷刻间化为修罗场，金人们戏称这次征伐为“南狩”，而他们狩猎的对象，就是大宋的皇族和子民。在烧杀掳掠之后，他们还将宋室美丽的后妃们带回金国享用。

南宋末年，蒙古人的入侵更是险些对汉文化造成灭顶之灾。元朝一度废除了科举，后来虽然恢复了却也形同虚设，九十多年间只举行了十六次科举，将蒙语定为官方语言，汉人几乎得不到

仕进的机会。元朝的统治者从骨子里并不接受汉文化，他们只是把中国看成自己的附属国，后来一看风声不对就赶紧撤回到漠北的老巢。

满人不一样，他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融合。从他们的兼并史就可以看出，不管是土默特占领那拉族，还是努尔哈赤灭叶赫部，都是从征服开始，以融合结束，或者说征服只是手段，融合才是目的。他们早就意识到，战争只能取得一时之胜，要想巩固统治，还是得靠融合。

所以自清人入关以来，尽管也有过“扬州十日”“嘉定三屠”之类的血腥暴行，但很快就向怀柔、融合的路径转化了。对于汉文化，多数满人怀有真正的亲近之心，他们尊崇儒家文化，喜爱汉人的诗书。相传努尔哈赤最爱读的书就是《三国演义》，他把这部小说当成了兵法圣书，不仅自己读，还推荐给子孙们读。从康熙到乾隆，都对汉文化倾慕不已。清朝的皇帝一个个饱读诗书，多才多艺，从对汉文化的精通程度来看，他们堪与宋朝的皇帝相媲美。

从白山黑水到入主中原，满人也实现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蜕变。到容若诞生时，满人的汉化程度已经极深，这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窥见一斑。

早期的满族人给孩子取名，还保留着游牧民族的“原生态”和随意性，他们喜欢用动物、数字、排行等来称呼孩子。如“努尔哈赤”在满语中的意思就是“野猪皮”，可能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像野猪皮一样坚韧。多尔衮的意思是“獾”，名将楞格里名字的意思是“硕鼠”。他们还喜欢直接用数字来取名，如著名的美